



三江月 笔友

责编徐杰 审读刘云祥 美编周斌
2025年6月14日 星期六



栲栳山上杨梅红

□杨应和

六月,正是杨梅成熟的季节,慈溪栲栳山上的杨梅比往年略早成熟。周末,我从慈溪图书馆借了书,打车前往闻名已久的栲栳山品尝杨梅。快到上林湖时,远远望去,山脉峰岭间,浮动片片绛色的霞,那是一颗颗挂满枝头的杨梅。微风过处,缕缕杨梅的香甜味直钻鼻孔,沁人心脾。

通往栲栳山的路上游人如织。路两旁,果农古铜色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。他们将一筐筐杨梅码放整齐,任人挑选。竹筐里堆满鲜红的杨梅,每一颗都饱满圆润,表面细小的凸起上挂着晶莹的晨露。

我停下脚步,果农见状,热情地从竹篓里拿了一颗杨梅递给我,说:“尝尝。”我略一迟疑,问:“有水洗一下吗?”果农说:“这个不用洗。我们这里的杨梅不打药水,您尽管放心吃。”盛情难却,我接过杨梅,轻轻咬下去,顿时,饱满的汁水浸润味蕾,甜到心坎,幸福感满满。这正是夏天的味道呀!

简易的桌上有几盒包装好的杨梅,颗粒比较大的,在阳光下泛着紫红色的光泽,特别显眼。果农介绍说,这是按个数卖的“梅王”,数量不多,是老师傅精心培育出来的,成本高,所以价格也高些。我毫不犹豫地买了几颗“梅王”,放在车里,打算快递给老家的父母,让他们也感受一下吴越杨梅的风味。

步入栲栳山深处,但见青山叠翠,溪水淙淙,山花烂漫,鸟鸣嚶嚶,更有飞瀑如练,翠竹绕林。难得与山林如此亲近,身心俱畅。不知不觉,转过一道山坳,就是一片“杨梅园”。青枝绿叶间,丹果点点,如繁星闪烁。树下,三三两两的游客提着竹篮,仰头寻觅着枝头最大最甜的杨梅。

忽见一个孩子踮着脚摘下一颗杨梅,迫不及待塞进嘴里,绛色的汁液立刻染红了他的嘴角。孩子的母亲刚要责备,旁边的果农却笑了:“好吃就多吃点,一年就只有

这几天,再想吃的话,就要等到明年这个时候了。”

我领了一个竹篮,跟随人群走进果园深处。阳光穿过浓密的枝叶,斑驳地洒在地上,照亮了散落在地上的杨梅,有些已在山泥上洇出暗红的花。一位农妇正在捡拾这些落果,动作轻柔如同对待珍宝。

“这些捡起来扔到桶里,不要了吗?”我好奇地问。“哪能浪费啊。”她直起腰,擦了擦额头的汗说:“拿回去洗洗干净,晒成干煮酸梅汤,夏天喝最解暑。”她又指了指不远处的凉棚说:“那儿有现成的,五块钱一杯。”

凉棚下,一台老式冰柜嗡嗡作响。我买了一杯,琥珀色的液体里沉着几颗杨梅干,冰块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。第一口下去,酸得我眯起眼睛,随即回甘涌上,喉咙像被山泉水洗过一般清爽。我坐在树下的石头上休息,望着远处起伏的山峦,耳边只有风吹树叶的沙声,偶尔夹杂几声鸟鸣。手中的杨梅沉甸甸的,颜色红得发紫,像浓缩了整个夏天的阳光。

我忽然注意到,柜台上还有一排排杨梅干、杨梅酒。收银员是一个小姑娘,她正在直播带货,只听她对粉丝说:“我们这里的每一棵杨梅树都有几十年的树龄,经过专业人员培育、优化后结出的高质量杨梅,深受消费者的喜爱。由于杨梅的保质期短,我们积极与酒厂、食品厂合作,挖掘杨梅更多的商业价值……”

下山时,夕阳为满山杨梅镀上一层金边。大文豪苏东坡曾赞“闻广荔枝、西凉葡萄,未若吴越杨梅”,在他看来,荔枝与葡萄在杨梅面前都稍逊一筹。此刻,我仿佛懂了东坡先生的心意。浙东这方水土得天独厚,孕育出滋味独特的杨梅,它不仅是舌尖上的夏日清甜,更沉淀着这片土地的深厚记忆,凝结着农人辛勤的汗水,承载着那份最本真、最朴实的感动与温情。

偷偷回家摘个瓜

□施群妹

周日清晨,我临时起意回家。没有提前告知父母,想给他们一个惊喜。当我的脚步声惊动院里的老狗时,母亲正坐在堂前诵经。听见我的声音,她先是怔了一下,随即绽开笑容,连经书都来不及合上,就小跑着来开矮墙的院门。

父亲从里屋出来,搓着沾满泥土的手说:“地里没什么好东西,就没叫你回来。昨天刚挖了土豆,又种了黑芝麻。”我随口夸赞父亲种的土豆好吃,蒸熟后蘸点酱油就足够美味。母亲立刻接话:“那是当然,新挖的土豆粉得很。”她说话时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,像田垄上被犁开的泥土。

墙上的老式挂钟才指向九点。我突然想去地里看看,母亲欣然应允:“正好,回来就能吃午饭。”我家的地在四塘南,而老屋在三塘南。骑上电瓶车穿过村庄,新建的小区楼盘突兀地立在田野间。再往前,三塘横江静静流淌,对岸就是村里的田地。

机器的轰鸣声突然刺破宁静。我心头一紧:难道工厂已经建到地头了?定睛一看,是高架桥的墩柱。一条高速公路正穿过三塘,不远处,盼了多年的高架桥正在施工。除了几个建筑工人,田间少见人影,偶有老人的三轮车慢悠悠驶过。倒是三塘江边的垂钓者气定神闲,与轰鸣的工地形成奇妙的对比。

田间的道路早已硬化,再不会像儿时那样“雨天两脚泥,晴天一身灰”。我把车停在路边,走过独木桥,穿过一片沙沙作响的玉米地。在一处樟树林前,就是我家的地。

一个圆滚滚的西瓜突然闯入视线,它大咧咧地躺在叶子外面。我下意识环顾四周——小时候,这样的西瓜肯定要被人顺走的。还好,四下无人。旁边是建根叔家的荒地,自从他夜里骑三轮车坠河身亡后,这块地就荒芜了。我顺手拔些野草,给几个西瓜盖上“被子”。

听父亲说,现在周末常有城里人来郊游。他们有时会随手摘走几个瓜果,甚至踩坏庄稼。这让我想起小时候,家家都会在地头搭瓜棚。夏夜躺在棚里,蚊虫嗡嗡作响,但一抬头就能看见满天星斗,还有忽明忽暗的萤火虫。

往里走,蒲瓜已有拳头大,黄瓜顶着嫩黄的花,西红柿开始泛红。唯独茄子赌气似的,一根都不肯长。南瓜倒是争气,圆滚滚的肚皮泛着青光。我决定摘个最大的——父亲总舍不得早摘,总是说“还能再长长”。但我偏要做第一个尝鲜的人,这种喜悦,就像小时候举着满分考卷跑回家。

我开始在田埂上“检阅”我的战利品:翠绿的黄瓜、毛茸茸的蒲瓜、沉甸甸的南瓜……当它们全部装进帆布袋时,我的手臂被勒出红痕。这种沉甸甸的感觉,或许就是丰收的滋味。

回程时,高架桥的阴影正投在我家的菜地上。母亲说,明年这片地可能就要被征用了。我抱紧怀里的瓜果,突然明白为什么父亲总舍不得早摘——能多躺一会儿,就让它们多躺一会儿吧。

